

# 别让孩子的人格输在起跑线上

11

热点关注



滕朝阳 著  
新华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然而，太多的自以为是，太多的似是而非，太多的跟风盲从，使很多为人父母者至今未能成为这一理念的自觉践行者。著名教育专栏作家滕朝阳用实际的育儿经验告诉年轻的家长们，家庭教育是成长无可替代的奠基，而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于子女成长具有母亲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反思管理孩子的经验以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并上升到教育理论，从中发现很多有益的经验，对家庭教育很有帮助。

## 上期回顾

勤俭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必要前提，是一个人免于腐败沉沦不可缺少的品质，是一个人的脊梁。

父母含辛茹苦，夜不能眠，为儿女所做的一切，归结成一句话，就是希望他们未来生活得幸福。除此之外，我认为不会有更本质的目的。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父母所理解的幸福，未必就是孩子所认同的幸福，但父母一般又是按照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去塑造孩子的幸福未来。有人甚至主张，为了孩子的幸福，在他们出生之前，就要开始为他们规划人生。但这样的孩子，在他们的成长中，在他们长大后，就会觉得生活幸福吗？可以肯定的只是，如果他们照父母的意见办理自己的一切，那么他们一定是实现了父母所理解的幸福。倘若还感到不幸福，父母又会教导说，这正是传说中的“身在福中不知福”。

父母意想不到的，自己在帮助孩子追求幸福之时，往往会给他们带来痛苦。这种痛苦，经常以叛逆的形式表现出来，反弹严重之时，可以使两代人彼此都感到幸福竟是一种迷茫物和奢侈品。

孩子在小的时候，给予指导自然必要，他们能感受到身体的痛苦和生命的愉悦，却不知幸福为何物，也没有能力去把握幸福。因此，使他们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获得谋生的本领技能，无疑都是很重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帮助他们确立健康的幸福观。何为健康的幸福观？自可见仁见智，而谁的幸福谁做主，是不可缺少的一条。

有人为了给子女留下丰厚的遗产，甚至不惜贪污受贿，以为这样就能使子女的幸福有可靠的物质保障，无数事例却证明，孩子若没有健康的幸福观，则遗产越多，给他们招致的苦难就可能越深。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叫“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听上去，这很像笃信水到桥头自然直的自然

观，其实意义也不完全消极。长辈替晚辈的幸福操心是必要的，却不能达到“做马牛”的地步，否则，就不会使自己深陷自设的义务难以自拔，使孩子的幸福成为无法卸下的包袱，而且会给孩子追求自己的幸福造成严重妨碍。

幸福的反面，自然是不幸福。父母要让孩子获得幸福，莫过于及时帮助他们解除痛苦，更不应该给他们增加痛苦。如果一个孩子早上起来倒开水，容器突然炸裂，滚烫的开水流到腿上，疼得眼泪直流，父母却骂他“活该”而不管不顾，那么，就在孩子肉体痛苦之上加了一层精神痛苦。这样的孩子，能幸福吗？一个孩子若怀着一颗被造就的冷漠心，能对幸福形成健康的理解吗？

我们连自己的人生都规划不了（往往被规划），更不要试图去规划孩子的人生，因为他们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虽然我们不能直接为孩子实现幸福，但我们却可以为他们实现幸福创造前提，用确定性前提去应对不确定性人生。确定性前提自然有很多，最重要却也最容易忽视的是两条，一是健康的身体，二是健全的人格。

孩子的体质，自然与遗传有关。但有的父母，在孕育孩子的时候，并不能节制自己的不良嗜好，酒照喝，烟照抽。有的父母不能忍受酷热，就把空调开得很低，全不顾襁褓中的婴儿，弄得可怜的小东西上吐下泻。陶行知说：“幼儿好比幼苗，必须培养得宜，方能发芽滋长。否则幼年受了损伤，即使不夭折，也难成材。”

曾经有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同事，从未在夏天穿过裙子，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说，她小时候被严重烫伤过，穿裙子会暴露让她伤心的疤痕。对于女孩子来说，裙子自然与幸福有关。可见，做父母的哪怕一个小过

失，也可能使孩子与某种幸福从此无缘。

我因为从小爱吃糖，长大后也习性不改，一次能吃掉半斤“大白兔”奶糖，结果，30岁以前，就把一辈子的糖都吃完了，而且不敢碰太甜的食物。鉴于此，从儿子出生之后，我就严格限制他吃糖，嚼口香糖更是被禁止。到了10岁，儿子都没有一颗虫牙，而他的同龄人，有的满口黑牙，有的则已经补过好几次牙了。以为乳牙与恒牙无关，很可能是一种想当然。牙齿关乎幸福吗？广告说得好：“牙好，胃口就好。”

我和孩子的妈妈都近视，是否来自遗传不得而知，但我们十分注意防止儿子近视。我甚至认为，除了不可抗的遗传力，儿子若得了近视都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儿子所在的学校，我亲眼见到年级升一级，“眼镜生”就多一批，我可不希望儿子加入这个行列。所以，不正确的阅读姿势是禁止的，看电视的时间是严格规定的，光线太暗或太强的地方看书是不被允许的。

父母经常在吃饭时教育孩子，仿佛是难得的训诫时机。坦率地说，我也曾这样做过。但下面这个故事，使我改掉了这个从前不以为非的毛病：一个男孩在吃饭时常被父母数落，从14岁就患上了胃病，虽然成绩优异读到博士学位，但35岁即查出胃癌，37岁就去世了。不过，我也反对吃饭时看电视，至多只适宜听听音乐，因为看电视同样使人分心，给肠胃发挥正常功能造成干扰。

一个人能获得一种适合自己的锻炼形式——比如球类运动——是幸运的，我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只能以快走、慢走一类枯燥的运动来增强体质。不爱运动的父母，更容易培养出爱运动的孩子。好在儿子爱打篮球。在假期，规定他早上不能睡

懒觉，在小区的球场打半个小时左右。我呢，也陪他一起去，有时看他打，有时就拿本书在附近看。我想，自己虽不参与儿子的运动，但至少也要以“在场”表示对他运动的重视和支持。

孩子的人格是否健全，自然与父母的人格表现有关，更与父母的培养有关。我们或许不好说怎样才算健全的人格，却不难知道什么是病态的人格。2010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人后，又用刀连捅伤者8刀致其死亡，一名高才生瞬间变成残忍的杀手，让世人既觉得荒唐更感到震惊。

而早在2004年2月，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连杀4名同学，更是轰动全国的血腥事件。这些当然都是极端案例，但事实表明，凶手显然都是有严重人格障碍的人。有专家分析，他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和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

人格问题比身体问题更重要，但我不能就此做更多讨论，因为这个问题带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心理学等多方面专家做更多综合而深入的研究。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损害的还只是自己，而没有一个好的人格，就不仅可能葬送自己的幸福，还可能危及他人的幸福，成为社会的公害。由此不难看出一个十分平凡的结论：成人比成才更重要。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大抵是不错的。不过，人生的起跑线有丰富的内涵，应是一个整体概念，而不少家长让孩子在获得知识方面赢在了起跑线上，却让他们的身体和人格输在了起跑线上。这是得不偿失的，也是行而不远的。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孩子能跑多远，他们在行进途中创造、实现和体验的幸福才能走多远。

# 1998年春晚我是穿着湿衣服上场的

9

名人传记



朱军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朱军首次披露自己数年来主持春节联欢晚会的台前幕后，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朱军在书中回忆了那些属于他自己的“零点时刻”：荣光时、黯然时、欢歌时、悲泣时……每一时刻的感悟，都使他的生命愈加厚重。

在书里，朱军将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突出重围，战胜对手，成为央视晚会的当家主持？他和范曾、赵本山、周涛、董卿、冯巩等人的情谊，以及春晚舞台上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 上期回顾

第一次上春晚时，那时主持人的服装都是自备的。除了主持，那场春晚我还和程前说了段相声。在主持时，我在心里反复说：别出错，别出错你就成了。

自从主持春晚后，常有热心观众问我：你每年除夕都站在舞台上，是不是每年都不能与家人团聚？答案是肯定的，由于我“春晚主持人”的职业缘故，朱家的团圆饭都改在了大年初一，全家人一起看春晚也只能是初一的重播了。

每年大年三十，我都要带上梅梅搭乘初一最早的航班赶回甘肃兰州的家。那时父母还健在，兰州就像一个靶心，儿女们总是从东西南北远近各处迅速赶回去。作为最后一个到家过年的孩子，不但没人埋怨我，而且我还会享受到一项特殊福利——大哥、二哥、三哥一起接机。

“齐了，就等你们了！”大年初一下飞机，哥哥的笑容总像冬日的阳光迎面而至。大年初一好多电视台都会重播春晚，几乎从早到晚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对于大多数电视观众来说，当然是看节目最重要，但在我们家收视率最高的一定是主持人的串场。每当我出场的时候，大家就会放下手头的事情，围坐在电视周围。

“军军的这件衣服会不会太艳了？”“这才喜庆嘛！”……哥哥嫂子、姐姐姐夫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当我出场时他们都屏息凝视，什么瓜子糖块的全然不顾了。我曾试探着询问老父亲：您觉得我主持得咋样？老人家连头都顾不得扭一下，眼睛还不放心似的盯着电视里的我，一如既往地给了我两个字——“还行”。“还行”已是他对我最大的肯定，内敛、低调一直流动在朱家人的血脉里。或许正因如此，在我的潜意识中，才一直对自己说：朱军，你还需要努力，你还能更好。

我在1997年春晚上的表现虽然称不上一鸣惊人，但倒也还算过关，就连梅梅这个挑刺大师也都表示满

意。然而，毕竟戏份最少，任务最轻，完成得再圆满，似乎也不足以确保我在春晚上一席之地。所以随着春晚的临近，我心里开始了那么一种隐忧：我是否还有登上1998年春晚舞台的机会？

离1998年春晚还剩一个月，我身边依然没有任何风吹草动。有人提醒我：“人家有事没事就去影视之家转悠，你怎么不去看看？”当时五棵松的影视之家已经建好了，春晚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上都在那里完成。一语惊醒梦中人，偷了一天的清闲，溜达到了孟欣导演的办公室。她正在给春晚剧组开会，一见我露面，她停下会议，笑着问道：“来了？”“来了。”我见他们在工作，就想退出去。“进来吧！”孟欣脸上的笑意未减。她只是在做礼貌性的挽留，我这样认为。“你们开会我就不进去了。”“进来吧，进来吧！”她一个劲儿地招手。

我见推托不过，就进去找了一个角落坐下。她开完会转而对我说：“你还知道来啊！我以为你不知道呢！”原来真的早就应该过来看看，幸好听了同事的建议。“没有，我怕来了给你们添乱，也没什么事，所以就过来。”“那今天怎么了？”“坐不住了，到了现在还没接到通知，我来问问到底有没有我的事。”态度很实在，语言很含蓄。显然，她听懂了我的意思，“能没有你的事吗？现在主持人人都没进人呢！放心吧！”

这算是很权威的内部消息，我心里终于踏实了。按照春晚的惯例，我在正式排练前三天收到了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办公室的名义发出的书面通知，进入了1998年春晚的彩排。第一次进入一号大厅，我不禁眼前一亮，演播厅不光面积几乎翻了一番，舞台形状也由原来的方形变成了圆形，果真气派无比。

1998年春晚各方面都讲究推陈出新，我也顺应这种大趋势，在着装方面来了一回大胆突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我和梅梅对服装的要求变得更加苛刻。朋友出国带回来了一本关于法国时装周的男装杂志给我参考。一身红色套装吸引了我的眼球。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朱红”象征着喜庆、庄重、热烈，加上这又和我的姓氏还有点渊源，应该会是我的幸运色吧。

我当即决定，今年春晚的服装就照着这身衣服做。最后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就剩下一件大红衬衫让我纠结不已。我和梅梅走遍了王府井、国贸、西单的各大商场，就是没有一件让我们称心如意的，后来勉强买了一件差不多的回来，到家之后，我把全部行头穿在身上。总觉得那件衬衣和整体的感觉并不协调。看到那件衣服的上身效果不佳，梅梅皱起了眉头，丹唇轻启：“不行。”“领导”发了话，我们只能开始新一轮的搜索。最后连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都绕遍了，但还是没有满意的，我打起了退堂鼓：“要不就算了，转了这么半天你肯定也累了，再说咱西北男人什么时候这么精致过！”梅梅不为我所动：“你累了就先走吧，我必须给你找到才安心。你如果在春晚上丢丑，岂不是让全国人民都笑话。”她说得振振有词，还把一件衣服的问题上纲上线，我不禁哭笑不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旁边的一个市场里，梅梅发现了一件完全符合要求的衬衫，她拿着衬衫兴奋地往我身上比，一副大喜过望的样子。小店老板疑惑地看着我们俩，一件衬衫至于高兴成这个样子吗？！

踏破铁鞋觅来的这件衬衫却是化纤的，春节又正是天干物燥的时候，上台之前不得不用喷壶喷上点水才能不起静电，于是我只好穿上湿漉漉的衣服就上场了。

历届春晚都会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晚会的工作人员来说，嬉笑怒骂从来就不绝于耳，但相对而言，1998年春晚却获得了众口赞誉。原因之一便是场地的升级带动了技术条件的改善。想必大家对《相约九八》这首歌唱得记忆犹新，这是孟欣组织专职人员创作的，伴随着那英和王菲美妙的歌声，两个舞蹈演员在一个大气球里翩翩起舞，亦真亦幻。现在回忆起那种幽静而酷炫的冷蓝色调，还颇有一些阿凡达的味道。

那年春晚除了《相约九八》，还涌现出了《好日子》《大中华》等不少经典作品。一时间，好的音乐作品和优秀的音乐人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现在观众视野里。有了这个前提，再加上老孟的吐故纳新，那年春晚自然别具一格。

一切都很圆满，但在这届春晚上，我却经历了一次小惊险，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梅梅的“捣乱”。1997年，我们还租住在紫竹宾馆里，尚未有自己的小家，怕她寂寞，我就让她跟我一起来到了直播现场。虽然看不到她在观众席的哪一个座位，但我心里总惦记着她。渴了吗？饿了吗？这么一走神，我就恍惚了一下，在一个不该停顿的地方停了半秒，幸好这句话相对随意，稍稍改换一下断句方式，听着也比较顺，也幸好我快速调整了自己的状态，暂时屏蔽了梅梅强烈的信号干扰，这才安全脱险。

一来怕我分心，二来台里给我们分了值班用房，从那一年以后，梅梅每年除夕都会乖乖地呆在家里，再也没来过春晚直播现场。